

Doris Lessing

浮世畸零人

DORIS LESSING

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

[英国] 多丽丝·莱辛 著 朱恩伶 译

译林出版社

浮世畸零人

Ben, in the World



Ben, in the World

浮世畸零人

DORIS LESSING



[英国]多丽丝·莱辛 著 朱恩伶 译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世畸零人 / (英) 莱辛 (Lessing, D.) 著, 朱恩伶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6.1

(莱辛作品)

书名原文: Ben, in the World

ISBN 978-7-5447-5875-8

I. ①浮… II. ①莱… ②朱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英国-现代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49908号

Ben, in the World by Doris Lessing

Copyright © 2000 by Doris Lessing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onathan Clowes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Yilin Press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3-159号

书 名	浮世畸零人
作 者	[英国] 多丽丝·莱辛
译 者	朱恩伶
责任编辑	王玉强
原文出版	Flamingo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开 本	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	6.125
插 页	4
字 数	98千
版 次	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5875-8
定 价	35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作者注

“牢笼”是十年前有人在伦敦某家研究机构目睹的情景，他痛苦地向我描述详情。在这儿迫于情节需要，我把它们的背景安排在巴西，但我确信巴西没有如此糟糕的现象。

有关当局已经清除了里约市中心街道上的少年犯罪帮派，不准他们再骚扰游客了。

“你今年多大岁数？”

“十八。”

班迟疑了一会儿才回答，因为他晓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，这正是他所害怕的。躲在玻璃窗后面的年轻人把圆珠笔放在填写了一半的表格上，用班再熟悉不过的表情来审视眼前这位客户。年轻人虽然有点不耐烦，却感到有趣，但并不是嘲笑。站在他眼前的这位矮小粗壮、体格强健的男人，身上穿着一件超大夹克，看起来至少有四十岁。还有那张脸！那是一张宽阔的面孔，五官轮廓突出，嘴角拉着长长的笑——究竟有什么事情这么好笑？——宽大的鼻梁，大大的鼻孔，浅绿色的眼珠子，淡褐色的眼睫毛，硬邦邦的淡褐色眉毛，留着不适合脸型的整齐短髭。他的头发黄黄的、乱蓬蓬的，仿若他的笑容一样教人

不安，长长的，向前垂下来，耳朵两旁则是硬邦邦的发绺，仿佛是在嘲讽时髦的发型。更糟的是，他还有着一口上流社会口音；他是在嘲弄人吗？办事员沉醉在自己的细微观察中，班带来的麻烦令他感到不悦。他的口气听起来有点暴躁：“你不可能只有十八岁。别闹了，你究竟是多大？”

班沉默不语。他提高警觉，全身的细胞都晓得危险来了。他真懊悔来了这个地方，现在这里的人可能会把他抓去监禁起来。他倾听外面的动静，对自己还安然无恙感到欣慰。几只鸽子在人行道边的梧桐树上叽叽喳喳聊天。他的心跟它们在一起，想象它们粉嫩的爪子紧紧地攀着树枝，他也不禁紧握手指；阳光暖洋洋地晒在背上，它们感到心满意足。屋里充斥着他无法理解的声音，他尝试着将它们一一区隔辨识。面前的年轻人还在等待，手上的圆珠笔在指尖旋转，身边的电话铃声响起。两旁还有好几位年轻男女，他们面前也都有一面玻璃。有的人使用会滴滴答答和咔嗒咔嗒响的工具，有的则盯着会浮现文字的屏幕。班晓得这些嘈杂的机器大概都对他不怀好意。他稍稍向旁边挪动，避开玻璃上令他心烦的影像，免得正面面对这个向他发脾气的人。

“是的，我只有十八岁。”班说。

他晓得他的年纪。三个冬天以前，他去找母亲，因为他痛恨的哥哥保罗进来了，所以他并没有留下来。母亲在一张卡片

上写了几个大字：

你的名字叫作班·骆维特。

你的母亲叫作海蕊·骆维特。

你的父亲叫作戴维·骆维特。

你有四个兄弟姐妹：路克、海伦、珍和保罗。他们都比你大。

你今年十五岁。

卡片背面写着：

你出生于……

你家的地址是……

这张卡片让班感受到愤怒的绝望，他从母亲手中抢走它，夺门而出。他最先把保罗这个名字涂掉，然后是其他哥哥姐姐的。结果卡片掉到地上，他捡起来时看到反面，又用黑色圆珠笔把所有的字涂掉，只留下一团狂乱的线条。

感觉上，那个数字，十五，老是不断出现在他要面对的问题当中。“你今年几岁？”他晓得这很重要，所以记下来了，过了那一年人人都会错过的圣诞节后，他又加了一岁，是十六岁，

再后来是十七岁。现在，因为过了三个冬天，我十八岁了。

“好吧，那么，你是哪一年出生的？”

自从他愤怒地用黑笔在卡片背面胡乱涂鸦以来，每过一天他就越明白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。在愤怒的巅峰他终于毁了整张卡片，因为现在它已经毫无用处了。他知道自己的名字。他知道“海蕊”和“戴维”，而且不在乎那些巴不得他死掉的哥哥姐姐。

他不记得自己的出生日期。

倾听着每个声响，他察觉办公室里的杂音突然变大了，因为排在玻璃窗外等待的人群中，有个女人突然开始对着面试她的办事员大吼大叫。由于空气中激荡着怒气，所有队伍都开始骚动推挤，其他人咕咕哝哝地抱怨，然后就破口叫嚣，说出一些骂人的话，如混蛋、狗屎——这些是班十分熟悉且害怕的字眼。他感到一阵冰冷的恐惧从颈背窜下脊椎。

他身后的男人已经等得不耐烦，说道：“我可没有你的闲工夫。”

“你是哪一年出生的？哪一天？”

“我不晓得。”班说。

办事员决定就此打住，把问题延后，说：“你不晓得上一个雇主是谁。你没有住址。你不知道你的出生日期。这样吧，去户政事务所，去找你的出生证明来。”

说完这些话他不再看着班的面孔，点头示意下一个男人上前来。班直接走出办公室，感觉自己的头发和全身的寒毛都竖起来了。他感到身陷绝境，好害怕。外面是人行道，人潮来来去去，街道上车水马龙，只有鸽子在梧桐树下悠闲地走来走去，咕咕地叫，自鸣得意。树下有一条长板凳。他坐在一端，另一端有个年轻女人瞧了他一眼，接着又瞄了一眼，就皱着眉头走了，边走还边回头瞧他。她脸上的表情班很熟悉，他早就料到会是如此。她并不怕他，可是可能不久以后就会觉得害怕。她忧心忡忡地离去，宛如逃命般，躲进一家商店后，还不时回头张望。

班饿了。他身上没有半毛钱。地上有些喂鸽子的面包屑。他还环顾四周，匆匆捡起它们：以前他这么做曾经招来责骂。有位老人过来在长板凳上歇歇脚，他盯着班看了很久，还是决定不理睬本能的警告，闭目养神。阳光在他苍老的面容上晒出一粒粒的汗珠。班想着他必须回老妇人那儿去，可是她必然会对他大失所望，因为是她吩咐他到政府机关来领失业救济金的。想到她，班不禁微笑起来。跟先前让办事员生气的咧嘴作笑大不相同，他笑嘻嘻地坐着，胡子中间露出牙齿。他看着老人醒来，拭去从额头滴下的汗珠。老人对着汗珠自言自语：“啥？那是啥？”好似教他想起了什么似的。然后，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，他凶巴巴地冲着班说道：“笑，笑，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班离开了长板凳、树荫以及鸽子的陪伴，走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，走了大约两里路，他晓得他走对了。接近一区四面临街的一排排大公寓，他直接走进其中一幢，一进去就看见电梯向他直冲下来，胸口立刻怦怦乱撞，喉咙发出嘶嘶喘息；他尝试逼自己走进电梯，可是内心对电梯的恐惧感却促使他走向楼梯。一、二、三……十一阶冰冷的灰色楼梯，听着电梯在墙壁的另一头隆隆碰撞。楼梯平台有四扇门。他直接走向其中一个飘来浓浓肉香的门口，这香味让他忍不住口水直流。他转动门把，让它嘎嘎作响，再后退一步，满心期待地注视着，门开了，一位老妇人笑咪咪地站在那儿。“嗨，班，你来了。”她说着手将他拉进屋里来。进屋后他稍稍低头弯腰，迅速环顾四周，首先就是注视坐在椅子扶手上的一只大虎斑猫。它全身寒毛直竖。老妇人走向它，说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，咪咪，别紧张。”在她安抚的手中它的恐惧逐渐缓和，又成为一只温顺的小猫咪。接着老妇人才走向班，口中喃喃说着同样的话：“好啦，班，别紧张，过来坐下。”班听话地将视线从猫的身上移开，可是依然小心翼翼地不时向猫瞥一眼。

老妇人就住在这间小套房里。瓦斯炉上有一锅炖肉，这正是班在门外嗅到的香味。“别紧张，班。”她又说了一遍，然后舀了两碗炖肉，在其中一碗旁边放一大片面包，给班，再把她自己这一碗摆在他的对面，然后用汤匙舀了一小碟给猫咪，就放

在椅子旁的地板上。但猫可不想冒险：它静悄悄地坐着，眼睛直盯着班。

班坐下来，刚要动手去抓肉块，就瞧见老妇人对他微微摇头。他拿起一只汤匙，留心每个动作，规规矩矩地吃，刻意保持整洁，虽然他十分饥饿。老妇人只吃了一点点，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着他吃；等他吃完时，她把炖锅中剩下的部分全都舀出来，放进他的盘子里。

“我没料到你会来，”她说，意思是否则她就会多煮一些，“把它涂在面包上。”

班吃完了炖肉，接着又吃完了面包。除了几片蛋糕外，这儿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可吃，她把蛋糕推到他前面，可是他没理它。

这会儿他已经放松，她缓缓地、小心翼翼地开口，仿佛在跟一个小孩说话：“班，你有没有去政府机关？”她告诉过他路怎么走。

“去了。”

“结果怎样？”

“他们说：‘你今年多大？’”

老妇人听到这儿忍不住叹息，一手掩面，不断搓揉着脸，仿佛正在拂去令她为难的思绪。她知道班十八岁：他一直都这么说。她相信他的话。这是他一再重申的事实。可是她心知肚明，

坐在她面前的这位可不是什么十八岁，她已经决定不再去烦恼那是什么意思。“他究竟是什么，那可无关我的事。”这就是她的感受，这是一个危险深渊！麻烦可大了！可得闪远点！

他像条狗似的坐在那儿等待谴责，露出一副假笑，她早就了然于胸，他咧嘴假笑表示害怕。

“班，你得回去找你的母亲，向她要你的出生证明。我相信，她会有有的。这样就可以替你省去所有麻烦和那些恼人的问题。你还记得怎么去那儿吧？”

“我晓得。”

“呃，我想你得尽快去一趟。明天怎样？”

班的眼睛并没有离开她的面容，将她的每一个小动作，眼睛、嘴、微笑和她的坚持，都尽收眼底。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要他回家去找母亲了。他不想去。可是如果她说他必须去……对他来说困难的是：他在这里得到了友谊、温暖、慈祥，但在这里，也使他必须暴露在痛苦和困惑，还有危险之中。班的目光并没有离开那张面孔，此刻对他来说，那洋溢着和蔼笑容的是全世界最为难的脸庞。

“你瞧，班，我必须靠我的养老金过活。我只有这点钱可以过日子。我想帮你，可是你如果有一点钱——那个政府机关会给你钱的，那就可以帮得上我。你懂吗，班？”是的，他懂。他知道金钱。他早就学会现实冷酷的教训。没有钱就没得吃。

如今，好似她要他做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只是小事一桩，她说：“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”

她站起来，“瞧，有件东西我想刚刚好适合你。”

叠好放在椅子上的是一件夹克，这是她在一家爱心商店找到的，她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件肩膀够宽的。班身上的夹克已经脏了，也破了。

他脱下它。她找到的这件夹克对宽肩阔背的他来说很合身，可是腰部太松。她指着皮带说：“瞧，你可以把它拉紧。”帮他调整好，另外还有条长裤。“现在我要你去洗个澡，班。”

他听话地脱下新夹克和长裤，从头到尾都一直看着她。

“班，我要把这条裤子收走。”她说完照做了，“我还得去找新内裤和背心。”

他光溜溜地站在那儿，看着她去隔壁的小浴室。他张开鼻孔，呼吸水的味道。在等待期间，他分辨了室内种种气味，逐渐消失的炖肉香味，温暖友善的气息；面包的味道，嗅起来好像一个人；接着是一种野味——那只猫，依然在注视着他；一张床的味道，床罩拉上来盖住枕头，又有另一种气味。他也专心倾听：电梯寂静无声，远远隔在两道墙后面。天空传来隆隆声，不过他认得飞机，并不害怕。楼下的车声他压根儿没听见，他早就把它关闭在他的意识之外。

老妇人回来说：“来吧，班。”他跟在她身后，爬进水里，蹲

在里面。“坐下。”她说。他讨厌滑倒。腰部以下泡在热水中，他紧闭双眼，露出牙齿，这次的微笑表示认命顺从，任由她替他洗澡。他晓得洗澡是他每隔一阵子就必须做的事，这是他的本分。事实上他已经开始享受水了。

当班的眼光不再锁住老妇人的脸，她才允许自己流露出她所感觉到的好奇，这是永远也无法缓和或满足的。

在她的双手下面是强壮宽阔的背，脊椎两侧有棕色的缝毛，肩膀上则有一片湿湿的软毛：感觉上她好像在帮一条狗洗澡。他的大臂也有毛，不过没那么多，不比正常男人手上的多。他的胸部毛茸茸的，但不像毛皮，这是一个男人的胸膛。她把肥皂递给他，可是他却让它滑入水中，再拼命去捞。她找到了它，用力地涂在他身上，再用小莲蓬头将泡沫冲干净。他从浴缸中跳起来，她又强迫他坐回去，清洗他的大腿，他的臀部，然后是他的生殖器。他不会忸怩害羞，所以她也不怕难为情。然后，他就笑呵呵地站起来，打着哆嗦躲进她手中的浴巾里。她喜欢听他的笑声，听起来好像犬吠。很久以前她养过一条狗，叫声就像这样。

她将他全身擦干，再将他光溜溜地带回隔壁房间，让他穿上新内裤、新背心、爱心商店的T恤和长裤。然后她拿一条毛巾围在他的肩膀上，当他开始扭动抗议时，她说：“班，你一定要披着。”

她先修剪他的胡子。它硬得像鬃毛，不过她修剪得还不错。接下来是他的头发，那可是另一回事了，因为它粗糙而茂密。麻烦的是他头顶的双漩涡，如果剪短了，会露出头皮上粗短毛发的螺旋，让他头顶上的头发留长披在两旁是必要的。她告诉他，那些新潮高明的理发师可以让他看起来像个电影明星，由于他没有听懂她的话，她又改口说：“班，他们可以让你看起来帅到连你都不认识你自己。”

不过他现在看起来就挺不错的了，而且闻起来也很清新。天刚黑不久，她做了平常独自做的事：从冰箱拿出几罐啤酒，倒满自己的玻璃杯，再倒一杯给他。他们今天晚上要用他最喜欢做的事打发时间——看电视。

她先找了一张纸，在上面写下：

埃伦·毕格斯太太
伦敦市 SE 6 哈雷街
含羞草之家 11 号

她说：“向你妈妈要你的出生证明。如果她必须去申请，那就请她寄到我这儿，写明转交给你——地址在这里。”

他没有回答，面有难色。

“你明白吗，班？”

“明白。”

她不晓得他究竟明不明白，但是猜想他大概懂吧。

他注视着电视。她起身，扭开电视，然后绕到猫咪身旁折回来。“好啦，好啦，咪咪，没事了。”可是猫咪的目光没有一刻离开过班。

这是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。他似乎并不介意看的是什么，有时候她以为他感到无聊了，就换到别的频道。他很喜欢野生动物节目，可是今天晚上没有这类节目。这其实是件好事，因为他有时会兴奋过头：她晓得是野性的本能被挑起了。她从一开始就了解，他努力在控制着她只能凭空猜测的本能。可怜的班——她晓得他是那样的，但是不晓得是如何，或为何会如此。

就寝时刻，她放开要给他睡的日式蒲团，铺在地板上，把毯子摆在一旁，以防天气变冷：他通常不盖被子。那只猫，一见到敌人躺在地板上，立刻跳上床，紧贴着老妇人的身旁躺着。它在那儿看不见班，可是没关系，它觉得很安全。熄灯后屋内并没有真的变得一片漆黑，因为这一夜有月光。

老妇人倾听着班的呼吸声转变成她所谓的“夜间呼吸”。她心想，这就好像在听故事，听一起事件或一次冒险，大概只有那只猫懂得。在睡梦中，班逃离敌人，被追捕，拼命挣扎。她晓得他不是人类：如她所说的，“不是我们当中的一分子”。或许

他是某种雪人^①。她第一次在超市见到他时，他正在那儿徘徊觅食——只有这个词汇才足以形容——伸手抓取一条条的面包。当时她瞥了他一眼，心想这个野蛮人，她永远忘不了那一幕。他是被强烈的需求、饥饿和挫折给逼急了才爆发的，在她告诉服务人员“没关系，他是跟我一起来的”时，她就晓得这一点。她递给他一块刚刚买来做午餐的馅饼，领着他离开那个地方；他是饿坏了，所以边走边吃。她带他回家，把他喂饱，还帮他洗澡，虽然头一次他抗拒了一下。她注意到他对某些冷掉的肉的反应，可是她还是为他多买了一些。他就是这一点最与众不同；对于肉，任凭他怎么吃也吃不够。她是个老妇人，胃口小，东吃一点西吃一点就够了，苹果、干酪、蛋糕、三明治，都行。那天的炖肉纯属凑巧：平常她很少吃那种菜肴。

有天晚上，他们三个上床就寝后，她感觉到有东西压在她腿上而醒来。原来是班偷偷爬上床来，他的头躺在她的脚下，双腿蜷曲。是猫的呜咽唤醒了她，班倒是睡着了。那是一条狗凑近来找伴躺下的模样，她感到一阵心疼，了解他的寂寞。早晨他不好意思地醒来，似乎以为自己做错事了，可是她说：“没关系，班。床够大。”那是一张大床，她结婚时买的。

他觉得他好像一条聪明的狗，总是努力期待必需品和命

^① 原文为“yeti”，喜马拉雅山脉的土语，指传说中住在喜马拉雅山上真面目不详的动物。